

09

都市化

在講求速度的高鐵與捷運協助下，這個城市正以500人、1000人不等一大群、一大群，同一個時間飛快地在城市中穿梭。在這個捷運通車的時刻，強烈地感受著都市化的力量，正仰仗著科技，壯大著自己的聲勢，加速著內惟埤公園都市化的腳步。

回想十一年前從美國回台灣實習的景況，在印象中高美館所在地的內惟埤與柴山周邊的景觀，一直是相連一氣的。當時不發達的交通與林立的工廠，有效的阻絕了內惟埤迎向高雄的繁華。

當年，內惟埤這一帶還可算是市郊吧！愛河沿岸還有幾畦合板公司的儲木池，高美館建築體的正前方仍有水田、荷花田、菱角田等，在這些水田裡仍可瞥見許多水鳥，秋冬收成時還會在乾枯的田埂邊上，撞見幾個家族的小鸕鶿穿梭期間。

那時的內惟埤經由水路與愛河相連，經由園區土坡與柴山相接。從左營進入中華路選擇

直走可以進入繁華的高雄，選擇婦幼醫院彎入內惟埤可以進入自然的柴山。

內惟埤位於「進入自然」的通道上，從美術館路上往鐵道接近，往山麓位移，沿途的景觀由底矮的房子、小丘，直到眼前的蓊鬱山巒。氣息上，也一路從煩躁高溫的油煙廢氣中，轉而成為微風清涼的山林氣息。當你一路前行，心情也將一路鬆綁、一路解放，內惟埤與柴山是當時的「市外桃源」！

十年來的劇烈變動：都市化的內惟埤

現今，當我們稍稍與這個「地方」保持一點距離，以旁觀者的角色來看待內惟埤，會發現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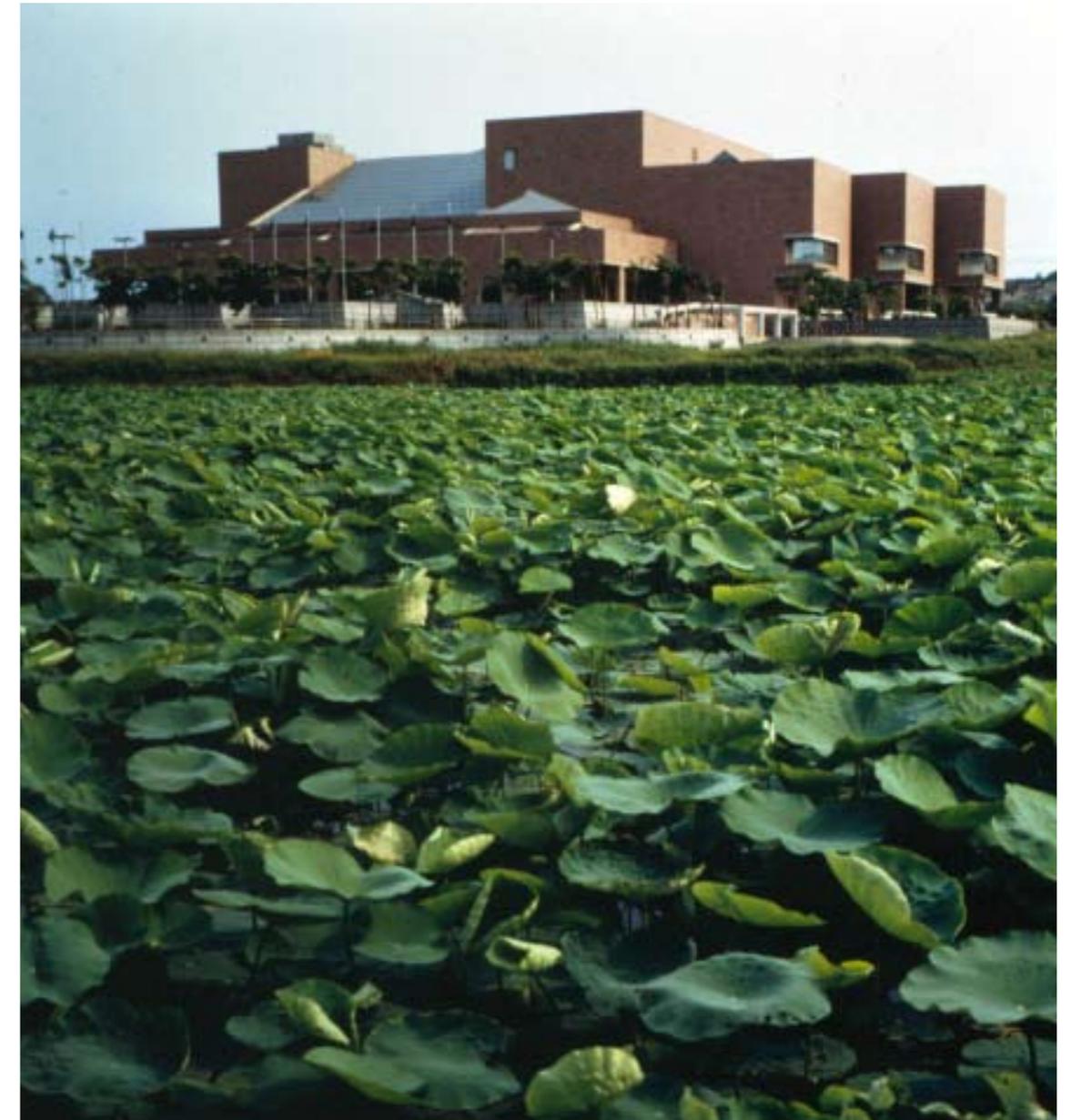
十年前的內惟埤與高雄的繁華有一段距離，十年後的內惟埤，繁華早已化零為整、不動聲色地悄然漫臨整個區域。在這三年更是大張旗鼓，喧囂繁忙，以極快的速度，改變著內惟埤的景觀。一棟棟的高樓，像大樹一般，一大棵、一大棵的植入了內惟埤的四周，計畫似的一個區

域、一個區域的遮蔽了內惟埤周邊的地平線與遠方的天空。

如果一個地方的地景變遷了，也象徵著人們對這一塊地，已經有了不一樣的想法。儘管早期有工業的介入，內惟埤的自然景象因部分的水田與埤塘存在，讓內惟埤仍可獨立於都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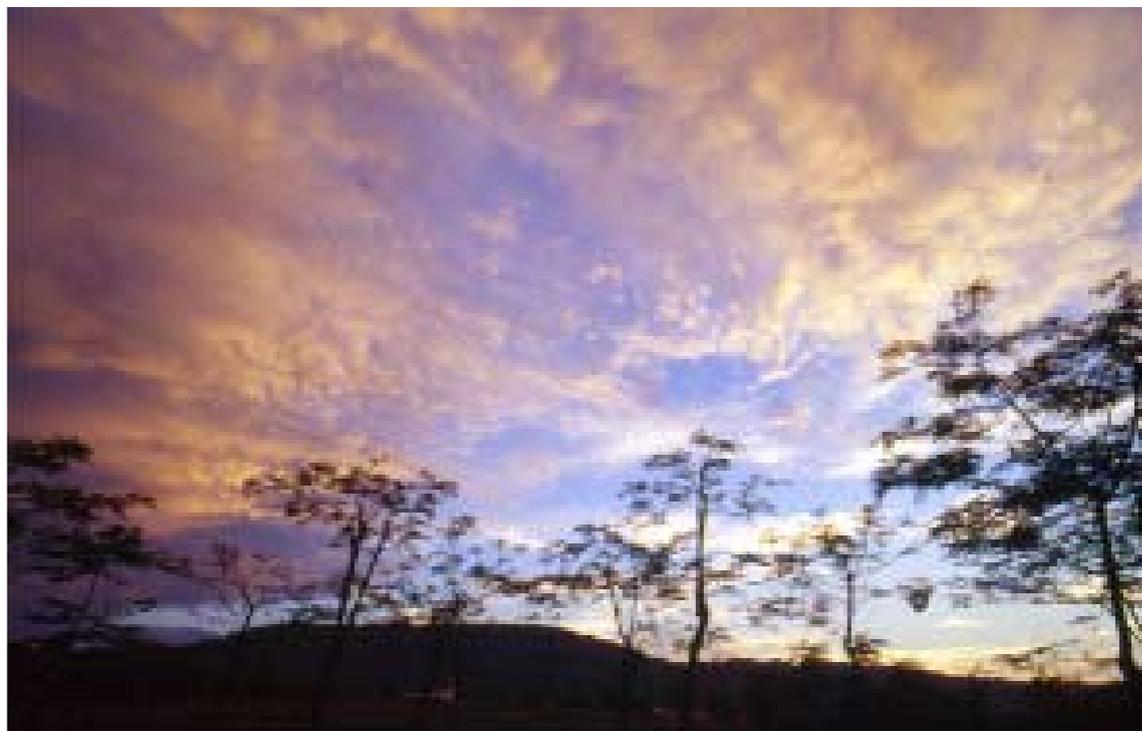
● 80~90年初高美館前景象 (攝影：魏鎮中)



● 90年初內惟埤人工湖建構情形 (攝影：魏鎮中)



● 如今高美館前的景象 (攝影: 林宏龍)



之外。但，這十年內內惟的變遷可能是百年以來最為劇烈的，原因是「都市」的介入，都市化的力量，讓內惟的每一寸土、每一塊地都被翻動，都被移位，都被改造。

我們戒慎恐懼的觀看著與記錄著這樣變遷的過程，也期待內惟這百年以來的一次重要變動，是不是已經紮好基礎。就像我們在上一期所討論到紐約中央公園的故事，實實在在的為百年後的紐約市民，甚至是全世界的遊客，立下了穩固的基礎與良善的規劃。在我們造訪紐約曼哈頓後，除了留下高樓大廈、百貨公司與博物館的印象外，更重要的還有一個洗滌人心、享受自然的中央公園。因為它的存在，調解了曼哈頓區鋼筋水泥的堅硬冰冷，舒緩了紐約客的步調，讓繁華忙碌的都市人保有一處可以赤腳脫鞋，一點與自然連結的想望，也讓人有了回歸自然的可能。內惟公園呢，是否可在這樣

自然的場域建構藝術的氛圍，在民衆享受自然的同時，不自覺體驗藝術的多元，感染藝術的薰息。

高雄都市化的腳步從沒停歇過，從前火車站，往後火車站緩緩前進，一步步包圍了整個城市，以往靠的是摩托車、小客車、公車，以2人、5人、30人不等的力量，同一個時間在城市移動。如今在講求速度的高鐵與捷運協助下，這個城市正以500人、1000人不等一大群、一大群，同一個時間飛快地在城市中穿梭。在這個捷運通車的時刻，強烈地感受著都市化的力量，正仰仗著科技，壯大著自己的聲勢，加速著內惟公園都市化的腳步。

公園就是展場：都市化中的藝術性格
人們接受了做為地景的山谷，
但它的運作卻遭人遺忘。
訪客見到了美景，





● 開館之初雕塑公園與周邊景觀

居民見到的是他工作與交友的地方…

因為工作的關係，讓我們與內惟埤結下了深厚的因緣，對內惟埤也產生了不同於一般市民的情感與認知。對一般人而言，內惟埤公園可能僅是個草高了要除一除、水枯了要灌一灌，落葉多了要清一清，狗屎多了要剷一剷，垃圾滿了要打點打點。早上可以運動外丹功，晚上可以跳舞散步。平常日可以跑跑步，假日可以放放風箏的公園。如果我們來檢視一下這些行為，不是任何一個公園都可以嗎？只要有綠地就可提供這些服務？

試想一下，為什麼內惟埤公園要有三公頃的人工湖與周邊沼澤區，調節氣候、洪患，給予多種生物棲息居住？為什麼內惟埤公園要有密林區，提供生物的自然演替與繁衍？為什麼內惟埤公園要營造高低起伏的草坡，提供人們不同的視野與閱讀藝術作品的可能？為什麼內惟埤公園對枯木、落葉、除蟲要有一定的看法，以



● 如今雕塑公園與周邊景觀（攝影：林宏龍）

維護園區生態的循環不已？為什麼高美館工作人員有人一早要扛起相機邁向園區，進行鳥類的觀察與記錄？為什麼一有如赤翡翠、戴勝這些過境迷鳥的造訪，同仁們就會奔相走告，甚至通知鳥友前來觀賞？為什麼湖面上的紅冠水雞一度消失，會讓人緊張的檢討？為什麼我們要把展覽從室內一路做到戶外來，邀請藝術家來園區進行創作？這一切在在反映出我們對這一個公園，不同於其他公園的態度與看法。

內惟埤公園對高美館人而言，不是一般的「空間」、一般的「公園」，觀看的角度自不是一個僅要把草除一除、垃圾清一清這樣簡單。對高美館人而言，內惟埤公園是我們工作的現場，是作為人們擁抱自然，瞭解生命的場域，更是藝術品展覽與藝術家創作的地方。

內惟埤公園特殊之處，在於它是一個經由美術館管理的公園，這樣的例子極為有趣，當它從工務局的手上移交到美術館，就注定了它與藝術不可分割的性格。這樣的性格也讓這一個公園多了一些其他公園沒有的個性：公園就是展場，在這樣自然的場域中如何策劃展覽，設置作品，讓民衆參觀的行為不用進到美術館即可發生，讓藝術品融入民衆晨間的慢跑，或



是午後的散步中。

從早期的創作營時代所設置的作品，用來營造雕塑公園，到近年在園區西南側規劃南島園區，在動線上設置與園區融合的南島當代藝術戶外作品，在在都表達這個園區被美術館所賦予的藝術性格。因此，內惟埤公園在劇烈的都市化過程中，能否保有自然公園的特質與藝術的性格，是我們值得深耕，也是令人期待的！

1 Tim Cresswell 著、王志宏、徐苔玲譯。2006。地方：記憶、想像與認同。台北市：群學出版。頁20。

2 《藝術認證》、19期（2008.04）。〈內惟埤公園的故事7：都市化〉。頁70-73。